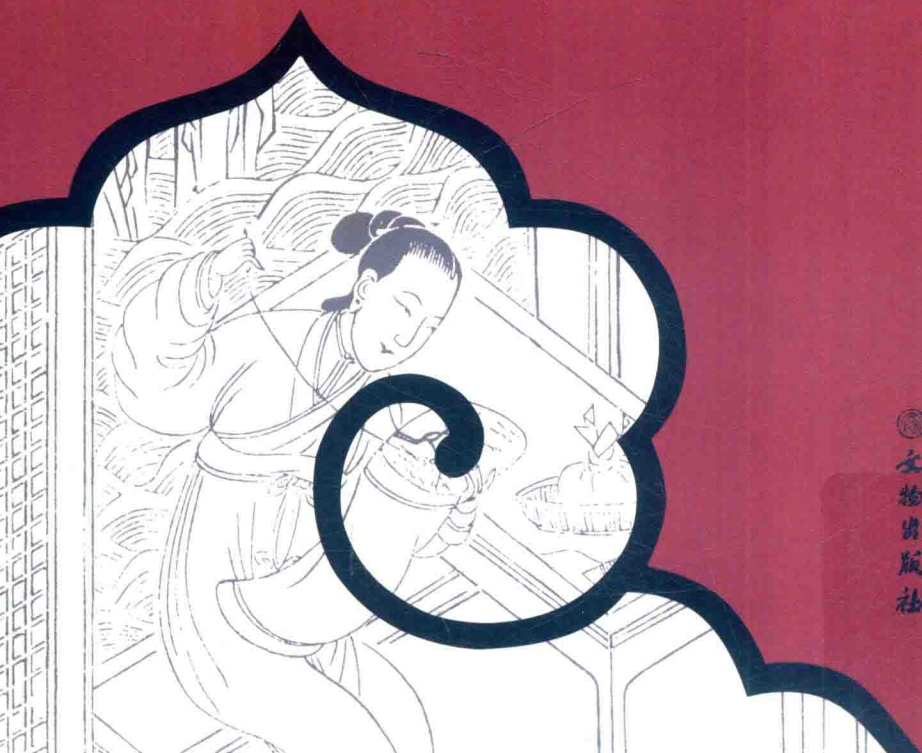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清〕王初桐纂述

陳曉東整理

盧宋

四



文物出版社

盦史

④

〔清〕王初桐纂述

陳曉東整理



文物出版社

奩史卷七十四

東吳王初桐于陽纂述

青浦許寶善穆堂校刊

脂粉門

脂粉

紂作脂粉。《物原》

吳王別宮中有脂粉塘，即香水溪，俗云西施浴處，一云宮人洗粧於此。古樂府云：「安得香水泉，濯郎衣上塵。」《誠齋雜記》

桓帝宮女數千，脂粉之耗，不可勝數。《續漢書》

馮衍妻任悍忌，惟一婢，髮無釵，澤面無脂粉。《妒記》

玄宗封大姨爲韓國夫人，三姨爲虢國夫人，八姨爲秦國夫人，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。《太真外傳》

脂粉湖，僞漢陳友諒侍姬脂粉費，以此湖魚利供之。《逐鹿記》

脂粉門 脂粉

光宗女寧德公主，有「玉人」之號。亂後，頓改風姿，僦居草舍，不免饑寒，粉確脂田，盡爲勢家所奪。〔一〕《霜猿集》

大同婦人好飾，尚脂粉，多美而艷。夫婦同行，不知是夫有是婦也。《通旂瑣言》

廣東山魃亦有婦女，好施脂粉。客或於彼投宿，稱爲山姑。送與脂粉，其婦即喜。《白醉瑣言》

王子可詞：「鳳奩塵瑩，恨浥輕霜。」輕霜，脂粉也。《中州樂府》

北朝婦人常以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。《酉陽雜俎》

夏至日，婦人以脂粉囊相贈遺。《遼史》

昇平公主有脂粉磴兩輪。《海錄碎事》《舊唐書》：「代宗詔毀水磴，公主磴亦毀。」

李子客有《宣德密青花脂粉箱記》。《樊榭山房集》

燕脂起自紂。以紅藍花汁凝作之，調節女面，爲桃紅粧。產於北地，故名燕脂。《中華古今注》

北人採紅藍花作煙支。婦人粧時，用作頰色，鮮明可愛。《北戶錄》《太平御覽》：「習鑿齒

《與燕王書》曰：『紅藍花染緋作燕支，婦人用爲好顏色。』

〔一〕 本條與原文有異。據《霜猿集》載：「劉公（附馬劉幼）少有『玉人』之號，變後，丰姿頓改。公主僦居草舍，不免飢寒。」

三代以降，塗紫草爲臙脂。周以紅花爲之。《續博物志》

燕支，染粉爲婦人色。故匈奴名妻「閼氏」，言可愛如燕支也。匈奴有《燕支山歌》，曰：「失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繁息，失我閼氏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。」《莊臺記》

焉支山多紅藍花，北人採作胭脂。匈奴妻閼氏，音胭脂。錢昭度誤讀「氏」爲「姓氏」之「氏」。《藝苑雌黃》

燕脂，隋時以賜宮人塗之，號爲「桃花粉」。至唐，頗進貢，惟后妃得賜燕脂。清微子《服飾變古錄》

櫻枝，婦人面上飾。《類篇》

燕支，俗用「胭脂」或「臙脂」，字不知何義。《竹坡詩話》

燕脂有四種：一種以紅藍花汁染胡粉而成，乃《蘇鶚演義》所謂「燕脂出西方，以染粉爲婦人面色」者也；一種以山燕脂汁染粉而成，乃段公路《北戶錄》所謂「燕脂粉」者；一種以山榴花汁作成者，鄭虔《胡本草》載之；一種以紫鉚染綿而成者，李珣《藥譜》載之。《本草綱目》

南中婦人多用紫鉚燕脂，俗呼爲「紫梗」。《本草蒙筌》

紫鉚燕脂，謂之「胡燕脂」。《南海藥譜》

石榴花堪作胭脂，睿宗女代國公主常爲之。《北戶錄》

番婦人常時用蓬子胭脂作粧飾。《燕北錄》

落葵子汁紅如燕脂，女子和粉飾面，點唇，謂之「胡燕脂」。《本草衍義》

房孺復妻崔氏性忌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，月給燕脂一豆，粉一錢。《酉陽雜俎》

王衍宮女施胭脂夾臉，號「醉粧」。《北夢瑣言》

范文正守鄱陽，喜樂籍一幼女。未幾，召還到京，以胭脂寄之，題詩云：「江南有美人，別後常相憶。何以寄相思，贈汝好顏色。」《西溪叢語》

冬至後，貼梅花一枝於窗間。佳人曉粧時，以胭脂日塗一圈。八十一圈既足，變作杏花，即暖回矣。《灤京雜詠》注

鴛鴦井水最清潔，以洗胭脂，其色鮮明。《長沙府志》

胭脂坡，長安妓館坊名。《東坡詩注》

侯官縣有胭脂團，周匝百餘步，膏潤不毛，四時紅蒨。相傳忠懿王郡主梳粧樓在焉，膏潤紅蒨脂粉之餘瀝也。《閩書》

臙脂亭，蓋后妃添粧之所也。《金鰲退食筆記》

傾脂河，相傳西施傾脂水於此。《橋李詩繫》

蔡邕《女誡》：「傅脂則思其心之和。」《太平御覽》

張率詩：「唇凝脂燥黃。」《古詩鏡》

左思《嬌女詩》：「脂膩漫白袖，煙薰染阿錫。」《玉臺新詠》

聶碧窗《哀被虜婦》詩：「到底不知因色誤，馬前猶自買臙脂。」《山房隨筆》

王世貞詞：「靸匣迸臙脂。」《弇州四部稿》

劉文貞詩：「深愁減盡紅粧興，回施臙脂與後生。」《劉文貞傳》

浙西貢脂盞粧具。《唐會要》

面脂，自魏以來始有之。《廣志》

女人面脂有太真紅玉膏，輕粉、滑石、杏仁去皮等分爲末，蒸過，入腦麝少許，以雞子清調勻。洗面畢，傅之。旬日後，色如紅玉。《閨閣事宜》

茉莉花，女人以合面脂。《南海藥譜》

高麗女子多能詩，一妓洗粧漱頰脂於水，水紅色，遂詠之曰：「疏雨秋兼漏日飛，回潮晚帶斜陽落。」《雞林詩話》

王建《宮詞》：「浴室門外抄名人，公主家人謝面脂。」

臘日，上藻豆袋及頭膏、面脂、口脂。《盧公家範》

崔氏《報張生書》云：「捧覽來問，撫愛過深。兼惠花勝一合，口脂五寸，致燿首膏唇之飾。雖荷殊恩，誰復爲容？覩物增懷，但積悲嘆。」《會真記》

顧夙詞：「山枕上，私語口脂香。」《花間集》

陸卿子《贈徐夫人》詩：「爲惜口脂時避飲。」《玄芝集》

蛟髓傅面，令婦人好顏色，又主易產。《東方朔別傳》
《幽明錄》曰：「蛟髓，狀如牛脂，女子用以傅面。」

毛嬙，天下之姣人也，待脂粉香澤而後容。《鹽鐵論》

西施、毛嬙之美麗，用脂澤粉黛，則倍其初。《韓子》

陰太后崩後，明帝伏御床，視太后鏡奩中物，感慟悲涕。令易脂澤粧具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。
《東觀漢記》

晉有皇后脂澤田四十頃。《海錄碎事》

王褒《僮約》曰：「當爲婦女求脂澤，販於小市。」《諫議集》

洪武中，歐陽駙馬挾四妓飲酒。事發，官逮妓急。妓分必死，欲毀其貌以覲萬一之免。一老胥曰：「上神聖，慎不可欺。」妓曰：「何如？」胥曰：「若須沐浴極潔，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，令香遠徹，而肌理妍艷。首飾衣服，盡金寶錦繡，雖私服，不可以寸素間之，務能奪目蕩志則可。」妓從之。比見，上曰：「擄起殺了。」群妓解衣就縛，自外及內，備極華爛，繒采珍具，堆積滿地，照耀左右。至裸體，粧束不減，而膚肉如玉，香聞遠近。上曰：「這小妮子，使我見了也當惑了。」遂叱放之。《稗史彙編》

《史記·淳于髡傳》：「羅襦襟解，微聞香澤。」崔寔《四民月令》有「合香澤法」。梁簡文詩：「八月香油好煎澤。」《丹鉛總錄》

后始加大號，婕妤上七回光雄昉髮澤一盞。《飛燕外傳》

南詔婦人不粉黛，以蘇澤髮。《唐書》

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，注爲溝。水肥如肉汁，取著器中，始黃後黑，如凝脂然，謂爲「石澤」。婦女取以塗髮，一日之沐，輒光鑒十餘日。《玉臺清照》

悅澤面容：白瓜仁、桃花、白楊皮爲末，食後飲服。三十日面白，五十日手足俱白。《肘後方》

茉莉花蒸油取液，作面脂，頭澤長髮，潤燥香肌。《本草綱目》

蔡邕《女誡》：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。」《太平御覽》

禹作粉。《墨子》

黃帝鍊成金丹，鍊餘之藥汞紅於赤霞，鉛白於素雪。宮人以汞點唇則唇赤，以鉛傅面則面白，洗之不復落矣。後世效之，以施脂粉。《採蘭雜志》

鉛粉，紂所造。《續事始》《碎事錄》：「鉛粉，亦曰粉錫、鮮錫、鉛華、鉛英、鉛霜、鉛丹、鉛粉、塗坯。」

紂燒鉛錫作粉，謂之「胡粉」。《博物志》

婦人傅面之粉，古者以錫爲之。《本草衍義補遺》

周文王時女人始傅粉。《事物紀原》

脂粉門 脂粉

自三代以鉛爲粉，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，感仙人簫史，爲燒水銀作粉與塗，亦名「飛雲丹」。《中華古今注》

簫史鍊飛雪丹，第一轉與弄玉塗之，今之婦女銀膩粉也。《續博物志》

經粉，經赤也，染粉使赤，以著頰也。《釋名》

皜，艷粉也。《謝華啓秀》

婦人夢粉飾，爲懷妊。《夢書》

趙合德事阿陽主家，專事膏沐澡粉。《飛燕外傳》

徐州張尚書，妓女多涉獵，人有借其書者，往往粉指痕印於青編。《莊樓記》

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，蓋禁中方得施粉。《天中記》

蘭，香草也。漢宮中種之，可著粉中。《毛詩疏》

曹植樂府：「御金裏粉君傍，中有藿納、都梁。」傅玄樂府：「粉加甲煎，名香薰藿，艾納

回光。」蓋古之施粉，盡以香調之，故曰「香粉」。《玉臺清照》

作香粉法，惟多著丁香於粉合中，自然芬馥。《齊民要術》

燕支染粉爲婦人面色，謂爲「燕支粉」。崔豹《古今注》

山花生端州，其花用爲臙脂粉。《北戶錄》

周光祿諸妓，傅面用龍消粉。《傳芳略記》

楊妃塚上生白土，可爲粉，名「貴妃粉」。《筠廊偶筆》

貴妃粉，出馬嵬坡上，土白如粉。婦人面上有黑點者，以此粉洗之即除。《西安府志》

段成式《柔卿解籍》云：「良人爲漬木瓜粉，遮却紅腮交午痕。」《漢上題襟集》

芙蓉粉，傅面作桃花色。《東山草堂通言》

房陵永清谷中水，取以漬粉，即鮮潔，謂之「粉水」。《述異記》

臨邛有粉井，得其水汰粉則益光。《廣志》

粉水，蕭何夫人於此漬粉，鮮潔異於諸水。《南雍州記》

巴州有清水穴，巴人以此水爲粉，則皓曜鮮芳，因名「粉水」。世謂「江州墮林粉」也。《華

陽國志》

范陽縣有粉水，取其水以爲粉，今謂之「粉口」。《荊州記》

清水穴，一名粉水井。巴人以爲粉，則膏膩鮮明。明昇建銀輝館於側，署官掌之，日給數定於宮內，號其官爲「花粉御史」。《雲蕉館紀談》

祝某妻周氏有色，僧惠明密使一嫗常送花粉，甚暱。一日夫出，嫗潛置僧鞋於氏榻。夫歸，見而怒責周氏，去之。周不能解，泣歸父家。惠明蓄髮，托媒娶之。異日，偶露前情，周氏擊大明鼓伸冤，惠明處死。《詩話類編》

土陂，其土白膩，可傅面，婦女率皆用之。《廣西通志》

脂粉門 脂粉

頓遜國有摩夷花，末之爲粉，大香。《扶南傳》

繪法：染婦女面色臘脂粉襯，薄粉籠，淺檀墨幹。《輟耕錄》

金龜子，甲蟲也。行則成雙，婦人收以養粉。《北戶錄》

金龜子，媚藥也。以之養粉，令人有媚。《本草綱目》

落葵子，紫色，女人以漬粉，傅面爲假色。《名醫別錄》

取玉簪花未開者，裝鉛粉在內，以綫縛口。久之，婦女用以傅面，經歲尚香。《花史》

茶菜，揩面去粉，潤澤有光。《本草拾遺》

蔡邕《女誡》曰：「施粉則思其心之鮮。」《太平御覽》

丁六娘《十索》詩：「欲作勝花粧，從郎索紅粉。」《玉臺集》

陳樵《李夫人賦》：「承露華百英之粉。」《賦彙》

王建《宮詞》：「收得丹山紅蕊粉，窗前洗却麝香囊。」

羅隱《詠粉》詩：「粧成麗色惟花妒，落盡啼痕只鏡知。」

顧貞觀詞：「翡翠妍宮粉。」《彈指詞》

多羅，粉器。《太平御覽》 楊慎《花候考》曰：「多羅，奩名，本『脂盞』之訛也。」

魏文帝宮人段巧笑，始以妒錦絲作紫粉拂面。《古今注》

《子夜歌》：「頭亂不敢理，粉拂生黃衣。」《樂苑》

崔國輔詩：「紅綿粉絮裛粧啼。」《唐詩玉臺新詠》

庾信賦：「拭釵梁之粉絮。」注：「粉絮，即俗粉撲，用綿爲之。言釵梁用粉絮拭之，其色光明也。」《庾子山集注》

姚翻詩云：「臨粧欲含涕，羞畏家人知。還將粉中絮，擁淚不教垂。」即今粉撲也。《浩然齋雅談》

陸游詞：「紅棉粉撲玉肌香。」《放翁長短句》

面上粉刺：用桃花、丹砂爲末，每服一錢，空心井水下。一二十日，小便出黑汁，面色瑩白。《聖惠方》

益母草入面藥，令人光澤，治粉刺。《本草拾遺》

粉滓、面黥：雲母粉、杏仁等分爲末，黃牛乳拌，略蒸，夜塗旦洗。《聖濟錄》

《列子》：「周穆王築中天之臺，簡鄭、衛之處子娥嫗靡曼者，粉白黛黑以滿之。」《戰國策》：「鄭、周之女，粉白黛黑。立於衢間，見者以爲神。」屈原《大招》：「粉白黛黑，施芳澤只。」司馬相如：「靚莊刻飾。」郭璞曰：「粉白黛黑也。」《淮南子》：「毛嫗、西施，施芳澤，衣阿錫，粉白黛黑，笑目流眇。」韓退之以黑爲綠，其旨則同。《容齋四筆》《說文》：「黛」作「騰」，畫眉也。

合德爲薄眉，號「遠山黛」。《飛燕外傳》

橋李有西施粧臺遺址，產異螺，陰雨輒紆五采。相傳范蠡寓處，以螺作婦女黛最佳。《月湖所聞》

梁天監中，詔宮中用螺爲青黛眉。《脂粉簿》

吳絳仙善畫長蛾，嬪御皆倣效。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號爲「蛾綠」。螺子黛出波斯國，後徵賦不足，雜以銅黛給之，獨吳絳仙得賜螺子黛不絕。《南部煙花記》

唐貞元中，令宮人青黛畫蛾眉。《粧臺記》

孔燁《七引》：「拭粉游紅，熨黛揚蛾。」《藝圃琳瑯》

徐陵《玉臺新詠序》：「南都石黛，最發雙蛾。」《徐僕射集》

萬楚《五日觀妓》詩：「眉黛奪將萱草色。」《唐詩品彙》

金章宗宮中，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。《天祿識餘》

「麝月畫眉香」，煤也。《詞曉》

宛平產石，黑色而不堅，磨之如墨。金時宮人多以畫眉，名曰「眉石」，亦曰「黛石」。《燕

山叢錄》

廣東產石墨，婦女取以畫眉，名「畫眉石」。《百粵風土記》

唇脂，以丹作，象唇赤也。《釋名》

盼盼，瀘南妓。黃山谷贈詞云：「唇邊朱粉一櫻多。」《林下詞》

古詩：「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」然燕中婦女雖曰穠麗，大約調朱殺粉塗飾爲多。十三輒嫁，至三十而顛悴矣！此如薜華易落，何「如玉」之有？《析津日記》

左思《嬌女詩》：「濃朱衍丹脣。」《玉臺新詠》

元稹詩：「脣朱暖更融。」《會真記》

《詩》云：「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？」又云：「予髮曲局，薄言歸沐。」蓋古之婦人，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。《鶴林玉露》

膏，取以膏面。沐，蓋藩也。米汁可以沐頭。《兩鈔摘腴》

合德每沐，以九回香膏髮。《珍珠船》

韓翃幸妓柳氏，艷絕一時。韓從事淄青，置妓都下，爲蕃將沙叱利劫歸。翃還都，悵甚。偶至城東南角，逢犢車，緩隨之。柳氏披簾曰：「得非韓員外耶？某柳氏也。失身沙叱利，無從自脫，明日來此取別。」明日，韓往犢車，尋至，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，實以香膏，嗚咽言曰：「終身永訣。」車如電逝。《章臺柳傳》

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，封以軟玉油牋，命玉童寄侍琴仙女於繡雲山中。女方謫下爲田夫女，捧之淚下。忽悟夙因，敬拜稽首，酌酒服之。引鏡自照，顏色媚於平時。天膏者，以五色鳥膏和五色魚膏化水鍊成。婦人以傅面，面得之而白；以點脣，脣得之而朱；以塗髮，髮得之而黑；服之，則顏色美好，芳香芬烈，可以長生。女未謫時，曾試此膏，故淚垂焉。《修真錄》

婦女盥面用化玉膏，色愈明潤，終不枯槁。《金臺錄》

續膏，一名都膏。婦人傅之，顏色都麗。《談薈》

婦人澤面有駐顏膏，見《韓偓集》。《詢芻集》

新州婦人縝髮如雲。每沐，以灰投水中，就而沐之，以麝膏塗其髮。五六月時，或髡，取髮鬻於市。既髡，即復以麝膏塗之。至來年五六月，又可鬻矣。《南荒錄》

油葱葉中有膏，婦人塗掌中，以澤髮，代油。《嶺南雜記》

羊腦入面脂、手膏，潤皮膚，去黥黯。《本草綱目》

陳樵《李夫人賦》：「晞光髮九回之膏。」《歷代賦彙》

漢武時，西王母獻靈膠四兩。《十洲記》

呵膠，宜婦人貼花鈿，呵噓隨融，故謂之「呵膠」。《一問錄》

粵中有香膠，淡黃色，以三匙浸熱水半甌，用抵婦人髮，香而鮮腴，膏澤中之逸品也。《嶺南

雜記》

陳伯康有《桃膠香鬟歌》。《本事詩》

正統四年，賜可汗妃香蠟、胭脂等物。《弇山堂別集·賞賚考》

日南有香蠟，是樹上膏，可潤婦人鬢髮，或云即蘇合油也。《筠廊偶筆》

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塗面、不油髮者。《詩》曰：「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？」則是塗面、油

髮自古而然。《發明義理》

唐玄宗時，西蜀有尼造掠鬢香油，本州進之宮中，謂之「錦里油」。油音遊，乃幸蜀之讖。

《宣志》

大食國進龍腦油，耿先生曰：「此未爲佳。」乃以縑囊貯龍腦，懸之有頃，瀝液如注，香味愈於所進。《耿先生傳》

江南晚季建陽進茶油花子餅，宮嬪縷金於面，皆作談粧，以此花餅施於額上，時號「北苑粧」。《南唐拾遺錄》

周光祿諸妓掠鬢用鬱金油。《傳芳略記》

安南國進皇后方物，有蘇合香油，盛用銀瓶。《天南行記》

祖法兒，婦人皆以沉香拭面。《明史》

芭蕉油梳頭，止女人髮落，令長而黑。《日華諸家本草》

脂麻油搽婦人頭髮，黑光，不臭，不生蟣虱。《家塾事親》

臺灣女子塗髮及面、臂，皆以鹿油。《居易錄》

采素馨花壓油澤髮，甚香滑。《閩閩事宜》

嘗有婦人誤以桐油膏髮，粘結如椎，百治不能解，竟髡去之。《雞肋編》

蘇軾詞：「檀唇點杏油。」《東坡居士詞》

脂粉門 脂粉